

互联网与人类生活方式变迁——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 T13b 小组会议

时间：2010年7月10日9:00

地点：深圳市特讯大厦412会议室

李方：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开会，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 T13b 小组的会议。我们这两天的议题是互联网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我叫李方，是腾讯网的副总编辑，同时也是这个论坛小组会议的主持人，接下来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两天会议的安排。

我们采用中欧论坛提供的方法论来推进这个会议，会有几个题目的设定，然后采取三步法来推进，在每一个环节都是这样，我想大家事先都已经有所了解。今天上午应该是各位参会者互相熟悉和主题发言的环节，今天下午我们就开始正式讨论的环节，下面第一个环节我们先来做一下介绍，首先由我来介绍中方的参会者，然后由欧方的组长劳奈弗朗索瓦先生介绍欧方参会者。李学凌先生，是国内做网络游戏、网络社区非常重要的创业者；林航先生，深圳晶报的副总编辑，深圳晶报是深圳发行量最大、也是影响量最大的报纸，同时也是本次论坛的主办方；李永刚先生，他是互联网的老战士，我们这里面80%的人都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时候，他创造了思想的境界这个网站，然后做了非常好的启蒙的工作，现在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他做的也是互联网方面的研究工作；武戈先生，天涯社区的副总裁，天涯社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络社区之一，他们这边聚集了中国最前卫、最精英、思想最活跃的会员；洪波先生，他的经历比较复杂，就不用一一介绍了，但是他是中国互联网，也是整个互联网行业最著名的行业观察者、评论者、意见领袖，他可以回答一切问题；梁柱先生，是腾讯QQ空间的副总经理，QQ空间是国内最大的SNS社区；魏甫华先生，他是深圳社科院的研究员，也是本次会议的观察员。下面请劳奈弗朗索瓦先生介绍欧方的成员。

劳奈弗朗索瓦：大家好！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组的成员，我们先介绍一下Bresson christophe先生，Bresson christophe先生是负责法国飞利浦公司的营销和交流工作的负责人，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身份在这里，所以他对国际之间社区方面的信息是非常了解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欧洲创建了一个门户网站，他在这方面非常的权威，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向他提问；这是帕特里斯·费里奇先生，他现在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的专业就是互联网，和我们的议题是非常契合的。他也写了很多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他在这里会向大家介绍相关著作，你们也可以向他提出相关的问题；这个是梅吉阿兰博士，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精神病专家，在巴黎的一个大医院工作，他的专业是研究互联网疾病和人们正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位是我的太太，她是我们巴黎一家很有名的互联网的负责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大学的主任，她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互联网的活动以及如何在互联网上进行教学活动；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创建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是在欧洲和法国来提供网络咨询的服务，我们这个网站也有了中文的版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向我提问。

李方：大家互相认识了，下面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深入的认识一下，接下来一直到中午以前，应该是每个人自由发言的时间，来表达你对互联网这个议题最深入的看法，每个人的发言15分钟左右，第一位发言人是梅吉阿兰先生。

梅吉阿兰：首先我要感谢一下大家在一个和医学无关的领域给我们医生发言的机会，我现在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实际的经验，通过我们在网络上建设的一些东西，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我们以巴黎为例，在巴黎有五家精神病学的医院，我们每个医院都有一个小组，他们是去大街上和大众接触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各自负责的区域，我们这些小组都要自己去寻找我们的一并人，我们需要带领他们去我们相关的医疗设施，就是在图上蓝色的部分，（看图）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医院所在地，我们说所谓的医院就是类似于监狱

的地方，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精神病学的咨询中心，就是黄色的区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小组之间建立联系，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们每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动。这就是我们说的水平界面上的电子医疗，也就是医生和医生之间相互建立联系，我们医生和医生相互交流，来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我们在这个服务里面提供医疗培训和一些辅助医疗的培训，我们第一个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进行自我测定、怎么样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测。

谁拥有一些医疗记录的网站的名单，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谁来规定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第二个是病人和病人之间相互建立联系，在法国有一个表现方式，就是能够找到一切我们能拿到的东西，我们会训练相关的技术进行相关的教育，第二种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帮助，这个病人帮助另外的病人，他本身不是酗酒者，但是他会帮助酗酒者的病人恢复。我们会邀请这些人来参与我们的治疗过程，比如说我们创建了一些关于治疗的电子游戏。还有一些关于预防的游戏，它的名字叫做严肃游戏（谐音），这个游戏还可以帮助我们做自我诊断。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我们遇到的水平层面，由谁来管理？是由我们的学院、是由这些实验室、还是由我们这些医生、还是由国家进行信息的管理呢？第二个是垂直层面上的电子医疗，就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难题就是我们说的隐私问题。像我们在一些网站上遇到的问题，他们可以把你们的资料进行取消，问题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的医疗记录取消掉呢？我们遇到的难题就是谁能够保证我们医疗准则的贯彻和实施。

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和其他的社会工作者之间进行的联系，我们就想建立一个健康的电子网络。

第四个问题，我想知道我们在哪个地方建立健康的电子网络，由谁来管理我们讲的电子医疗的领域？是由政治家还是由行政管理人员、还是由当地的一些议员？我们是以何种的方式来组织电子医疗，是通过以国家的方式还是以地区、甚至是以更小的社区的方式来进行组织呢？我们还希望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建立一个竞争制度，这样来推进大家医疗的进步，谢谢大家！

李方：谢谢梅吉阿兰，虽然分享比较短暂，但是我们能够看出中国的发展和欧洲的发展侧重点有很大不同，其实类似的应用在中国也会在做，但是中国更注重技术、更注重平台、更注重便利性，但是我们发现欧洲的同事他们更注重文化、更注重人的权利这方面的探讨，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借鉴，接下来请腾讯 QQ 空间的副总梁柱来介绍一下腾讯这个社区的发展状况。

梁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腾讯改变在线生活、改变人们互联网生活的一些尝试，正如刚才李方所介绍的，在中国可能更关注平台的建设，所以 QQ 空间是腾讯建立了一个 SNS 的平台，我们的目的是希望 QQ 上的用户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自由的交流，另外我们也希望把 QQ 空间建立成为比较有效的平台，能够更大的去发挥各个方面的声音，在 2009 年，应该是中国网络社区快速发展的一年，左右两边是去年非常有名的电视剧，来反映了中国这样的社会现象，基于这种话题之前，仅仅是在线下进行传播，而在这段时间在整个平台上起到了广泛的传播作用，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总体来说 QQ 空间已经发展了五年，从 2005 年 6 月 6 号建立起，目前已经能够成为全国级的 SNS 的平台，它能够为目前四亿的活跃用户提供基础的网络生活服务。

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体的目标分为四个方面：生活内容的分享和娱乐应用，以及我们正在努力进行垂直社区的整合，还有个性化的表现。应该说在空间发展的前几年，还是以发展基础的服务，让用户记录自己的空间，记录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在这两年，我们开始向社区个人动态的方向去转变，所以我们建立了个人中心，它能够非常方便和直观的去了解到好友最近动态的变化。在这里面你可以了解到好友最近去了哪些地方，他们吃了哪些菜，他们在生活当中的情感都能够时时的观察到，并且和他们互动。

今年我们在三个领域做了尝试，包括最左边的豆瓣读书，可以让大家读到有价值的书，中间这个图就是我们在旅游市场做的一些尝试，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记录自己去过的地方，以及可以对想去这些地方的人对旅游地点的评论，最后一个是可以让用户查找到自己喜欢的餐厅，并且进行评论，第一时间可以了解到他的好友最近去哪吃的饭。

QQ 游戏依然是我们最大的热点，所以在去年我们推出了娱乐应用以后，这是我们去年最成功的农场产品，目前已经拥有了数亿的用户群，我们在农场上也和世博会做了合作，大家可以看到，农场的背景上也有一个世博的 LOGO。目前 QQ 还是以虚拟为主的一个产品，所以在 QQ 的基础上去做了更加的细分，推出了校友的产品，能够让真实的用户进行交流。

另外最终还是需要满足用户个性化装扮的需求，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类似于包括背景、动画、音乐的方式，让用户可以非常自由的去装扮自己的空间。应该说可以适用不同的用户群，适用于年龄大的人群，同时我们可以为很多年轻用户打造时尚的空间表现。另外可以建立第三方的平台，寻求一些共赢的机会。

这是和生活紧密相关，在整个的平台上，我们可以很好的听到民生在生活上的不同声音。自己的电视出现了问题，都可以到这上面来进行反馈。当他在线下看到热门的电影以后，可以在上面分享电影的各种体会和见闻。另外可以在空间上看到更加 Rich 化的不同展示，目前有不同的形式，包括以视频、FLASH 为主的，可以去传播一些精彩的内容。目前每天有接近几百万的视频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分享。目前和世博、CCTV 经济半小时，以及其他的媒体，为他们提供很方便的和观众交流的平台，从核心来看，空间是人情感交流的一方，在这里面，能够尝到人们情感的滋味，我们也和腾讯公益网合作，传递爱的关怀。当你参加一个募捐活动的时候，你的好友能够在募捐中心第一时间感受到你的关怀，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个人空间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回复和感想，来表现这种关怀和爱。

这是救人英雄的主页，在他们去世之后，很多人到这个主页进行哀悼。这是奥运会双人滑冠军，他们也在这里面建立了空间，记录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自己的情感。

在平台上你可以了解到很清晰的用户之间的互动，当一个用户去发表见解的时候，可以转载给好友，进行非常快速的传播。同时当你去加入某些活动的时候，或者你进行了一些操作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好友最近参与了什么活动，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基于好友关系，他们进行了邀请，农场这种产品以病毒式传播，从最初的 44 人，3 天内快速的发展可以发展到 100 万人，除了好友渠道以外，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拓展手机端应用的渠道，在空间里面，最近已经推出了在 iPhone, S60V3、V5 上，能够使大家更好的沟通。这就是腾讯在空间生活上的尝试。

李方：谢谢梁柱的分享，这里特别需要欧方的朋友们注意下面的话，SNS，中国和欧洲、美国的应用非常的不一样，在中国，必须要向你的用户去提供一些娱乐性比较强的产品，SNS 的社区至少在现在才有可能做好。李学凌先生是一个天才，早在 2003 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东西了，但是后来发现他自己跑在太前面了，没有人理解他，后来他明白中国人喜欢娱乐，于是他去创业、去搞游戏的平台，现在是非常成功的创业家和企业家，我们先让他准备一下，接下来的环节会让他分享一下游戏方面，接下来有请 Bresson christophe 先生。

Bresson christophe：大家好！我现在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我是从 2000 年开始进入这一行业的，因为在欧洲有一个能源的问题，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需要控制我们能源的使用量，为了能够更快的在我们的群体内进行清晰的交流，所以在欧洲，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在能够节约能源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个网站。我们是 2000 年就创办了这个网站，一开始这个网站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分享大家的经验和信息。我现在来介绍一下 2010 年欧洲对网络的应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就是我们对网络使用者进行的分类，在欧洲年轻人的网络使用率是非常高的，而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们的使用率就稍微低一点，

为了能够在专业的行业里面进行信息的交流，我们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技能，这些技能是需要去学习的。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人是怎么使用网络的，这里面介绍了十种欧洲人使用网络最常用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搜索引擎那一栏，但是我们的社区活动同时也是发展的非常快的，现在互联网已经超越了电视成为了第一大媒体，而在欧洲最常用的搜索引擎就是谷歌，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互联网在欧洲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搜索引擎的连接都是不够高的，它的服务器太小了，他现在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扩大服务器，使更多的人连接到这个搜索引擎上。

第二个问题就是互联网应该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呢？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应该把互联网信息的获取，不需要收钱，因为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广告，实际上我们找到的信息是非常无用的，因为在欧洲人与人之间不像中国人这么多、这么紧密，虽然说我们的社区服务是非常广泛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人在寻找一些方法，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服务里面来。我们现在也想发展 2.0 这样的业务，使得网上和网下的人能够更好的连接在一起，因为现在欧洲有一个问题，他们信息的产生和我们中国很不一样，他们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子发出一些信息，他们很少会一起去关注这样的事情，而他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鼓励大家能够产生更多的信息，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我就先介绍在这里，我的主要观点就是介绍欧洲互联网应用的问题。

李方：刚才这个发言虽然说简短，但是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

提问：刚刚说到在欧洲一些事件拿到公共的网络论坛上讨论，在中国非常流行，比如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新词经过网络的热炒出来的，欧洲有没有觉得中国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

Bresson christophe：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现在也没有具体的想法和方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在网上进行操作的，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的思维方式是相当不一样的，这样子对我们也很有启发，谢谢您的问题！

李方：我来问一个问题，刚才讲到搜索引擎在欧洲服务面临着瓶颈，我想知道是因为谷歌的服务器在美国吗？欧洲有没有服务器呢？

Bresson christophe：其实更多的问题不是因为服务器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而是运行是不一样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欧洲最大的搜索引擎就是谷歌，有一点垄断的性质，我们能选择的搜索引擎非常少。

李方：谢谢 Bresson christophe 先生的发言！下面我要向大家介绍下一个发言人，就是天涯社区的武戈先生，我要和欧方的同事们讲一个中国互联网著名的故事，有一个女孩认为自己很富有，我家有 20 个 LV 的包包，还有两样布加迪跑车，她的发言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就有一个人反驳，真正的贵族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炫耀自己，问题是中国的贵族吗？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著名的论战，它就发生在天涯社区，下面请天涯社区的副总裁武戈先生来介绍中国网络社区的发展。

武戈：大家上午好！现在快到茶歇时间了，我想我的发言能起到点咖啡的作用。天涯社区是成立于 1999 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天分，中国互联网的腾讯、新浪、阿里巴巴都在这一年诞生，所以成立于 1999 年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几乎都成功了。天涯这个公司运营的项目不多，就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天涯社区；再一个就是大家不太知道的，海南有一个地方门户海南在线。这是媒体对天涯的评价，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草根、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影响力。现在天涯的注册用户超过 3000 万，覆盖用户是 1 亿多，和腾讯相比，天涯是它的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这张 PPT 放出来的是天涯著名的事件，这些事件就不一一解释了，但是在中国说到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对于欧洲的朋友们就比较难解释一点。前面大家看到很纷乱的社会性事件，我们天涯也开始做了转型，转型到生活和服务，这张 PPT 也是表现这个意思。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和一个困惑，我们一个观点是把互联网的发展看成是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信息的互联网，它的典型可能就是门户；第二个阶段的互联网我们把它称之为工具的互联网，大家耳熟能详的 E—Mail，就是工具互联网的代表，现在中国和全球的互联网我们认为是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的过程中；第三阶段的互联网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活的互联网。刚刚梅吉阿兰谈到医疗的社会化的问题，就应该算是第三阶段的互联网。我们认为，现在的互联网是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现在我们天涯比较专注或者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理解和构建网络社区的认同。我的能力只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解答不了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提问：你好，我是来自深圳晶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你刚刚也说到互联网经过的三个不同的时代，想问一下这三个不同的时代对人类的生活都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变化和影响？

武戈：我认为第一代信息的互联网无非就是让大家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广泛，在 1995 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在网上能够看到白宫就很激动，但是仅仅五年以后，到了 2000 年，互联网上就已经成了信息的海洋，甚至叫做信息的垃圾。第二代的互联网很显然它让人们在网络产生了依赖，今天想争取一天时间说不上网看看 E—mail、不用一下搜索就是一种享受，因此，很自然就可以预见第三阶段的互联网。

提问：刚才你也说了，咱们已经越来越依赖互联网，那我们的隐私也就从此泄漏了。

武戈：在技术的背景下，现在有一句话说互联网比你自已还要更了解你自己，因此，我认为隐私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的问题。

提问：我是来自腾讯网的，刚才您谈到在传统互联网经历了三个阶段，我想问一下手机互联网是会重复这三个阶段，还是在传统互联网把用户培养得非常好了，会有所跨越呢？对用户而言，或者就我们中国的用户而言对生活方面有什么样的冲击？

武戈：我认为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没什么区别，它无非就是技术手段发生了一定的变革或者革新，自然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仅仅如此而已。

李方：我本人干了 14 年的报纸以后，转行到互联网来，在中国至少还有上百万的同行依然坚守在报纸这个行业里面，包括几天我们的联合主办方深圳晶报，下面请林航副总编辑，讲一下报纸怎么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吧！

林航：首先我想说一下，我们在这种场合来谈论报纸，确实有点不合时宜，我们谈朝阳和夕阳确实有着不一样的心情，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太阳明天还会不会存在？或者说明天会不会照常升起。我觉得这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谈论会更好一些，比如说信息的传达有没有更大的可能，网络时代需要怎么样的信息？事实上关于互联网时代的报纸，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我们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到了买单走人的阶段，事实上还潜藏着另一种可能、新生的可能。在网络上可能更多的充斥说，报纸会不会像史前的恐龙一样，轰然倒塌，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这几年也连续发生了像报纸的发行量、传统媒体、广告量下降的事实，以及特殊的倒闭的个案发生，很多人都相信自己的判断，报纸所代表的传统媒体在写完人生的最后一页之后可以走人了，或者走向另外一个境界。

我这里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事实上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事件，标志着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思考的素材，一个是伊拉克战争时两个博客的日记，一个是雷德在何方、一个是重返伊拉克，对于互联网来说，这是两个非常熟悉的事件。刚才天涯社区的武先生所说的那样，互联网提供了很多的公共事件，也是公共议题，新闻在这个时代更多的像一种活动，而不像一种专业的运作。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成了记者、成了专栏作家、成了评论员、成了意见的引领者。很多情况下，刚才武先生也说了，很多公共事件起源于网络的事件，这是否也加深了人家对报纸或者传统媒体走向末路的印象。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事实上网络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无限的，而且在我看来是非常碎片化的，它的真实性和它的整个背景，它呈现出来的面目和报纸这种传统媒体的呈现给人两种信息印象。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区别，为报纸、为传统媒体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在我看来，传统媒体如何利用因特网的技术，走向新生是可能

的。事实上在这几年传统媒体也经历了很大的变革，虽然不是很革命性的，第一个是个性化，很多传统媒体的业界人士他们不再幻想打造一个能够囊括一切的信息载体，他们总是很谨慎的去选择他们目标的读者或者目标的客户群，并尽可能的体现目标客户群的价值观和阅读需求，事实上这也是来源于互联网对分众的特点；第二个是内容的创新，这也体现出我们在刚才所说的那种个性化的，我们尽可能的提供更多适合目标客户群的信息，并在区别于互联网信息的特点，我们提供了更具深度和更有逻辑性的信息；第三个是对互联网技术广泛的借鉴和利用，最突出的就是刚才天涯社区的老板说的那样，我们更多的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线索，通过类似的论坛把新闻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进行进一步的二次开发；第四个是体制和机制上的变革，它应用于网络时代的时候，从人力资源、运作机制、投融资体制都进行了很深刻的变革，最后谈一下未来的报纸在互联网上有几种变革，类似于维基百科的模式能否移植，然后自动的生成新闻的形态。还有信息的分类传送、邮件列表。昨天这位法国的朋友也谈到，报纸能够变成电子的媒介，是否探索这种可能性，比如电子阅读器。谢谢大家！

帕特里斯·费里奇：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我们已经讨论了，从纸质媒体向数字传媒转变，有两方面把握经验，一方面从纸质报纸转向互联网报纸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互联网上的广告量没有报纸上的广告量高；如果在网上发行报纸的话，还有客户忠诚度的问题，因为很多客户会直接选择谷歌搜索，这对我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惑。

林航：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传统媒体的阅读者，免费阅读已经成为他们基本的习惯，如何来加强我们的忠诚度，中国的传统媒体努力在探索中，中国很多是通过免费的赠送，还有把传统媒体在大学校园、中学校园里面搞活动，打造它的影响力，这是中国传媒业里面比较感兴趣和正在努力的尝试。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目前在中国大陆，它下降的趋势还不是特别明显，相对来说在分类广告或者更私人化的信息已经流到网络上去了。

Bresson christophe：刚刚你讲到你们利用网络的力量，你们是从网络上得知的，你们会做哪些工作，你们怎么把它利用起来。

林航：网络毕竟是虚拟的，我们对现实的公共事件的这些人进行深入的采访，公共事件它是流动的，现实媒体是把公共事件固定下来，形成权威性的形象，只有经过传统媒体，才能发挥它的现实的影响力。

（茶歇……）

李方：下面有请帕特里斯·费里奇先生发言。

帕特里斯·费里奇：我现在主要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大学里面实行两个项目，我都发表了著作，其中一个就是《信息传媒技术的历史》，这个翻译成中文，还有《想象中的互联网》，有被译成英语。这是两年前在中国发行了一本书，是《现代传媒史》，我想介绍一下我的主要观点，第一个观点是 19 和 20 世纪信息传媒进入社会构建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面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涉及到在国家 and 市场在网络构建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是国家的角色，国家有时候是引导了网络的建设，国家不介入的时候，由市场介入网络的构建。特别是市场介入网络构建的时候，在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第二个谈论空间的问题，一个是公共空间、还有私人的问题，另外私人空间里面我的家庭生活和我的个人空间。我想指出的重要一点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它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方面，同时在我们的私人方面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二点就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个人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一方面在他们的职场生涯当中，他希望能够独立于他们职场中的结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私人生活中，越来越鼓励他们的家庭。他们希望以更加独立的方式构建他们与这个社会、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个人主义的联网或者个人主义的连接。

第二本书是我在十几年前在美国做的调研的结果，它就是《想象中的互联网》，我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一下集体的乌托邦，它是怎么帮助了互联网，正是由于他们这种集体的

乌托邦或者集体的想象力，使得他们在设计者和使用者方面产生了一协同作用，在这本书里面，有四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同实体接触，到科幻小说当中一种虚拟的接触，在虚拟的世界里，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和他人进行接触；第二点就是我们虚拟社区的创建，在这个虚拟社区当中可以分享和现实朋友当中不同的事情，我可以建立我在虚拟事情当中的身份；第三点就是网络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种新的政府的组织模式、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一种网络民主。这样的话通过网络就会取消中间环节，比如钱客、中间商、客户代表，把这些环节取消掉之后，就达成了一种直接的民主；最后一点是新的经济模式，这是我们在市场当中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但是在实际的运用当中也发生过，比如网络商务。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些集体的乌托邦、集体的想象力，在现代网络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软件把它现实化，这个想法是在美国的 70 年代到 80 年代当中，我们通过一些大学的实验室、社区组织，通过对软件和硬件的实验得出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互联网的想象力不仅仅是我们的话语，而且是通过我们具体的实验加以佐证的东西。我们对于互联网的想象，它就给我们这些互联网的使用者提供了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想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就像我们在美国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一样，当时的互联网使用者就像大学的使用者一样，我们可以同样的使用互联网。事实上在互联网的想象力方面，这个想象力并不是全部是一样的，有很多多样化的形式，另外这种多样化的形式里面充满着争议、充满着冲突、充满着不协调性、充满着互相矛盾的地方。

我现在做一个结论，事实上，据大家所知，互联网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但是早在 1969 年就已经有互联网的出现，但是一直在 20 年后在美国成为大众使用的互联网，这个进程可能在中国会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因为中国对新技术的使用会更加的飞速，和欧洲和美国相比是中国的重点。事实上我们觉得现代网络的发展根据市场经济的规格进行运作的，但是我们知道网络的产生之初，都是由美国提供资金，或者大学本身的资金进行网络的研究和开发的，所以我们现在根据市场规则调节互联网目前的现状，现在我们的公众调节应该怎么样来做？由于我们知道互联网的发展是在大学当中发展起来的，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商业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所以整个自我调节的环节，它是和我们知道互联网最初的发展是基于大学非盈利的模式，但是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挣钱的模式了，两者理念的冲突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李方：讲到乌托邦和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和国家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互联网是凝聚了这种共同体，还是让它更松散？

帕特里斯·费里奇：你可能误解了，互联网最初发展到了大学里面，然后发展到普通大众里面，所以它的整个运用和国家是没有关系的。

李方：感谢帕特里斯·费里奇先生，下面请李永刚先生就中国互联网的防火墙做一个发言。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中国特色，和大家分享一下。

李永刚：大家好！我要讲一个沉重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年轻网民在互联网上玩三样东西：一种是游戏；一种是电子购物；还有一种是言论表达。在这三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幽灵、影子，就是政府的监管和控制，尤其是在言论的领域，它有更多的控制，有人把这样一套非常复杂的监管系统叫做国家防火墙，这套监管系统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是会更让人沮丧甚至不安，对我个人而言就有两个不太容易接受的理由，一个是你不知道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决定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

第二个就是太多的过滤就把美丽的中文变得支离破碎，下面我要解释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套系统，这种解释可能对欧洲朋友来说太复杂了，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太简单。

我认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四种角色一起在参与互联网这样一种管制，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和他们对互联网到底是紧还是防有一个主导的考虑，而更重要的来自于部门和地方，他们是实际执行者，有时候他们会比中央政府的想法做得更极端。

第三个则是大量的互联网的运营机构，他们参与了运营方面的管制。

最后是所有的网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审查的习惯，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它有非常多的理由来监管互联网。

第一个理由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家长制的传统，它特别相信自己能管好，也认为如果不管，一定会乱。

第二个是信息多元的一个麻烦，以前的一个良好秩序是建立在政府对整个传媒的控制基础上，现在有非常多的信息来源影响老百姓的判断，乃至政府的公信力不断的下降。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互联网正在成为很多事件的发起地和虚拟的广场，对于强调稳定观念的中央政府来说，互联网上的事件会放大不稳定的想象，但对于监管的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说，他的出发点和中央政府并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在集权体制下，他们必须要保持一种政治的效忠，对监管部门来说，其实他们做不出经济部门那样的成绩，可是一旦出了麻烦，就一定会有更严厉的问责。

第三个是中国老百姓对管制有比较强的容忍度，他们很频繁的采用这种方式，另外他们这样做还有非常强的利益的考虑，有报告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用于稳定的费用是 5140 亿，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运用也用于互联网的稳定维持上。

第三个参与监管的是互联网的运营机构，他们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政治权利的警告，一方面是商业资本施加压力，像谷歌这样的企业，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审查制度而退出中国市场。

最后一部分参与监管的实际上是被监管的网民，和西方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有非常高比例的中国网民或者基于认同、或者基于政治的冷漠，或者是基于谨小慎微的互联网的管制。在这些行动的背后，还有他们更深的考虑，对中央政府来说，可能是长治久安的执政地位，对部门和地方更多的是乌纱和财政的考虑，对机构来说，就是是业务的管制，对网民来说就是不要惹事生非，所以在这样的管制之下，国家的权力出现了某种分化。

最后有一种奇特的中国悖论，尽管政府的管制非常严厉，但是网民们冲破管制的事件也非常频繁，甚至可以说管制越严厉，抗争的勇气就越加剧，而且借助于互联网的特征，这些管制和抗争都成为公共事件，在这方面也增加了政府如何监管的某些顾虑，谢谢！

帕特里斯·费里奇：我想问一下，刚才您介绍的是网民自控那部分，是我们上网的人自己对自己监督还是网民之间进行的监督？

李永刚：都有。

李方：作为一个沉重的话题，我想我们身在其中，每个人都有罪，我想欧洲来的朋友应该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可以和李教授私下交流。接下来请洪波先生做演讲。

洪波：世界上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含蓄的、不上网的中国人，一种是上网的，奔放的中国人。中国的互联网上有全世界最多的论坛、BBS、拥有全世界最活跃的即时通讯 QQ，它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在互联网上，中国人更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和自己不熟悉的人产生很多的互动。在十多年前，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相信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地方，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个中国人也是非常认可，但是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网民参与的特点，早期热门的网站很多都是 BBS，互联网一开始能够提供给你参与到互联网的方式并不多，所以互联网逐渐的发展到现在、到今天为止，我们上网能够参与到的活动会越来越多、方式也越来越多样，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互联网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可能会在 QQ 上聊天，在某个网站上去玩游戏，比如在天涯去拍砖，为什么中国人在互联网上的活动特别多呢？和中国这个传统社会缺乏公共的空间有关系。互联网在中国它承担了很多在西方不需要承担的功能，在西方可能有比较发达的媒体、有比较完备的社会公共空间，但是在中国这些都基本上不太具备，所以中国网民到了网上就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他

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所以在互联网上，中国创造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要求我们到这来的腾讯，腾讯是全球第三大互联网公司，其他全球性的大公司都是依托全球市场，只有腾讯一家是完全依托中国本地市场，中国的网民每天在腾讯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活动，其中有大量的活动是需要给腾讯交钱的，所以它就支撑了腾讯很高的收入。在中国其实有过很多次的讨论，就是到底互联网要不要实行实名制？政府一向是实名制的积极倡导者，实际上来自民间对实名制的反对声音非常强烈，在中国即便你没有实名制，一旦政府想要处罚你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你，在中国有很有名的跨省追捕，在我的很多朋友当中，他们有一个网名，也有一个真实的名字，可是对我来说，他们的网名更有名。比方说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个叫白鸭（谐音）的，他的真名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麦田的真名是什么，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很多用户已经越来越多的把他们的日常生活、把他们的关系搬到互联网上，他们认为这些网上的关系是真实的，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为什么腾讯会在中国成为一家非常大的、并且非常有实力的公司？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网民来说，腾讯就是他的身份的代表，当我们在网上结识了新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唯一想要的就是他的 QQ 号，所以 QQ 就积累了大量的中国网民在网上活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行为的记录。

李方：下面请欧方的组长劳奈弗朗索瓦发言。

劳奈弗朗索瓦：我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未来互联网上遇到的挑战以及它的关键性问题，正如大家所知，互联网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发动机，在过去的 15 年中，互联网上提供的服务是越来越多，在未来当中，我相信这些服务会越来越加速。但是在互联网上的东西就都是完美无缺的吗？我们知道互联网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互联网本身技术的问题，还有面临着社会上的问题。我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变迁，另外一方面互联网本身也是社会的产品，互联网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一些产品急速的运用，比如说硬件和软件的运用，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和中国不同的一点，就是在欧盟的国家和相关的机构里面，对互联网急速的更新，我们就表现出很大的困难，怎么运用这些更新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难题，互联网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其他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互联网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些问题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话，它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定的冲击。我们就提出了有关互联网给我们提出的四个挑战：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新技术的产品、促进了创新精神，在遵守规章制度上，在这方面我们的精神状态、遵守规章制度的伦理上又给我们提出了挑战，互联网在发展它一系列服务的同时，对我们网民的个人生活、对网民的隐私提出了一些挑战，一方面我们在网络上提供了自由浏览信息的权利，比如说音乐的创作人、节目的创作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尴尬的问题，他们的所有权的问题。最后一个挑战是一个广泛性，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监控问题，互联网它是我们人类社会一项丰富的创作，它就像我们当时生产电、生产自行车一样，它是一个新的产品。互联网在发展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怎么在遵守规章制度的时候，能够取得新技术的进步，尤其在全球范围内，产权的问题如何得到保护？

第二点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首先我们作为一个网民，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私人信息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如何在互联网上不能被其他人所窃取，或者被其他的机构所泄漏。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法律的问题，比如在本国的网站上，运用本国的法律进行规范，因为互联网是全世界通用的，我们网站的内容到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又用他国的法律进行规范，这就产生了冲突，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个网站是法国的，在法国和欧美运用的时候，要符合本国的法律，所以两者之间就无法沟通，因为两国的法律是不一样的。这个话题中国人不是很熟悉的，就是互联网提供的免费服务，比如有很多搜索引擎，像谷歌、face—book，他们提供了免费服务的模式，他们说的所谓的免费的服务，真的是免费的吗？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调查，欧洲的网民他们并不知道这项事实，所谓的免费的东西并不是免费

的，事实上网民所采取的这些服务，是通过销售网上的广告得来的，事实上互联网上的创新，它唯一的功​​能就是使得这些互联网的网民付出更多的钱，来购买新的产品，互联网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些网民依赖网络，使他们无法走出来。互联网对于隐私参数的设置是越来越低，他们每个月进行常规的隐私设置的参数，以 face—book 来看，刚开始以网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一直到现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度是下降到最低。

第三点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互联网是否产生新的模式，能够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能够使我们的知识产权得到高质量的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合理呢？把我们所谓的知识产权的问题、或者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交给 face—book 管理知识遗产、文化遗产，这样是不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希望可以产生更多的像 W3.C 这样的组织，可以给出我们规章制度上更多的规范性。

最后一点我想谈一下新的技术因素，比如说我们讲的电子图书，还有网络上的一些词典工具；第三点就是电子阅读器，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魏甫华：你刚刚提到欧盟与中国的不同，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在欧盟应用这一块会遇到很大的难题，我想问一下主要表现在哪个方面，为什么这个技术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劳奈弗朗索瓦：欧洲政府为什么产生如此大的困难？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的新技术出来之后，比如说电子图书、电子阅读器，一方面怎么制定规章制度能够保证图书的传播，另外一方面又能够保证作者的版权呢？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难题，在我们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讨论，但是没有形成定论。

李方：感谢欧方组长的发言，我们知道很多互联网的问题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并不是只有中国的网民才特别坏、素质特别差。

最后一个环节用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来结束上午的议程，中国人喜欢玩，请李学凌先生介绍一下如何带中国人玩。

李学凌：我讲的话题也不算轻松，因为时间很紧了，大家要吃饭，所以我尽量简洁的发言。在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出现了一个状况，复制的人才是英雄，其实中国互联网和欧洲的互联网有很大的不同，包括上午听到的，欧洲的互联网可能解决的是互联网的生活问题，在中国其实互联网的企业只想让你上网，不想让你有生活。我想如果欧洲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最好是来卖汽车，因为奔驰的售价在中国是美国的三倍，但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做互联网，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很小的公司都需要 1000 万的注册资金，在中国整个的互联网市场上，其实在 1999 年有一批企业，他们是最早进入互联网的，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在中国我们管它叫“BAT”，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三家公司的市值都超过了 100 亿美元，这三家企业其实正在试图控制着中国的互联网，而且中国也没有控制垄断的法律，这些公司控制互联网的办法就是把小的创业型企业扼杀在摇篮里，他们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制，其实他们是一群互联网新一代的复制者，整个资本市场，在全球都是反对复制的，但是在中国非常的支持复制者，我们 copy 了 face—book，而且可以在一个月 copy 了 400 家网站，有一个人 copy 的种类比较多，所以成为了名人，这是中国互联网目前最难以度过的状态，我花几分钟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每天在帮助 4000 万人在解决无聊的问题，帮他们消耗人生，其实也是游戏行业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我给大家演示一个我们做的一个东西，可能是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这是我们网站的首页，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我们这个产品是基于一个语音通讯的，在互联网上任何人可以开一个房间，邀请自己的朋友进来，通过语音进行沟通，我们最近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有 6 万人同时在聊天室里面沟通，我们其实有一个理想，这是一个频道，每个频道里都有几万人在，这个频道白天应该有 9000 多人在线，如果说整个互联网在以前是一个沉默的互联网的话，我们希望从我们自己开始，把互联网变成真正的人与人用声音交流的互联网，谢谢大家！

武戈：语音对话要时时过滤吗？你的语音资料要保持三个月吗？

李学凌：要。

李方：上午的环节到这里结束，接下来是用餐。

（下午……）

李方：下午的会议开始，欧方的组长有话要讲。

劳奈弗朗索瓦：我在此利用这个时间向大会主办方腾讯表示感谢，这是我们的礼物，希望你可以在中发现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李方：这是一个惊喜，希望这两天我们愉快的度过。

我先介绍一下下午的工作方法、流程和议程，这个会根据总的论坛要求，要按照一定的工作方法，按照流程、环节，最后来输出我们的成果，的确，我们的会很少这么开，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下午讨论的方式会按照两个单元来进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个单元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在每个单元一开始，我们会给大家设置一个议题，下面每个单元里面会有三步，按照三步的工作方法来做：第一步就是请每一位在纸上就我们提出的问题写出答案，大概十分钟；第二步是请各位分享自己的答案，大概有 20 分钟的时间，同时我们大会的秘书会就各位给出的答案，总结出五个最有价值的讨论点；接下来大概会有 40 分钟到一个小时，就这五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的会务组会在最后把我们输出的成果反馈给论坛的组织者，因为大家都很忙，之所以我们有信心把大家请来，有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来分享自己真实的观点，我们认为对各位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

受论坛的委托，本来我们会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讨论，鉴于时间的因素，我们决定选取两个，然后把它深入讨论好，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争取多讨论一点，第一个环节的第一个议题就是互联网的价值挑战，请允许我念一下欧方来提供这个题目的指引，比较学术化，我们争取能够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解读。如何能够保持既与现代性同步又不以我们自身的价值做交换？如何在向他者敞开心扉的同时葆存我们自己的身份？我相信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问题，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本身的内涵，实际上就是怎么样保持好原来那种传统的方式，同时又能够适应未来的挑战，建议能够从几个具体的点来讲一下，每个人写五条。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每一个分享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帕特里斯·费里奇：第一个观点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创造性、创新的精神；第二点就是我们公民自由发表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三点就是所谓的知识的民主化以及信息的传递；第四点就是遵守隐私；第五点就是遵守法律。

劳奈弗朗索瓦：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进一步的确切、进一步的具体化一些。在我们面对互联网新技术的背景下，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我们提到的这五点。

李方：中方这边都是分别输出结果，我们这边就多花一点时间，希望在下一个环节里面双方都能各自分别的输出。

洪波：我认为现在所说的互联网的挑战主要是源于对既有存在的很多东西数字化之后，它对原有的价值观念的改变导致的，比方说由于书籍、音乐、电影的数字化，它对过去旧的版权关系产生了影响，新闻的数字化也对新闻的生产、发行的方式产生了改变，人的人际关系的数字化，我觉得这些改变都是由于数字化带来的，数字化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运行模式，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对新的技术发展保持宽容，而非苛责，接受而非反对，它是在发展当中，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必须得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这种变化。

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监管，我觉得和上面的也是可以接得上的，政府应该从过去的发号施令者禁止、限制的做法当中超脱出来，变成一种你去积极的接纳、迎接、拥抱互联网带来的一些变化，积极动员公众利用互联网发表意见，参与决策，我觉得这个是互联网可能给中国

社会带来很明显的影晌。

互联网让一切都变得透明，透明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说透明就是一种挑战，而且是非常巨大的挑战，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特别不透明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会变得更加的透明，保持透明的心态以及学习去习惯这样的透明，是中国人必须得去做到的。

武戈：欧方讲的比较宏观，我都认同，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关心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匿名与实名的关系。匿名是互联网带来的，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匿名。在中国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匿名，就没有有效的互联网。

第二个问题就是网络信任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因为要建立网络信任就必然要披露个人隐私，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做实现个人隐私保护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技术的趋同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随着技术越来越趋同，用途都差不多，如果知识产权保护过于苛刻的话，就有可能阻碍欧方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则“创新”。

第四个问题就是名义监督和民主政治的关系，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中国人特别关心政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反过来说如果民主政治、社会保障进步了，中国人也就安分守己的做自己的事，该种地的种地，就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政治了。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现实的价值链对互联网冲击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网络暴利或者网络欺诈、网络监管的问题。

这五个问题当中是从业过程当中碰到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借这个平台提出来。

李方：分享的这几位同事的发言里面我们发现武戈的方法可能更接近大会要求的方法，武戈这种方法是值得推广的，但是现在是第一个问题，并不去做很硬性的要求，大家先自由发挥吧！

李永刚：去掉那些重复的，我讲三点：第一个我个人关心的是宏观层面上的全球自由价值和中国的秩序优先之间的冲突，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可能西方人更重视自由，而中国的政府更重视秩序，所以中间有某种紧张。

第二个我关心的是微观一点的问题，普遍的个人权利和特定的公共权利的关系，有人说中国网民的智力增长速度超过了政府管理的增长速度，所以那种公共权利对个人权利的伤害越来越不被接受。

第三个是数字鸿沟与代际冲突，就是老一代人不熟悉，持比较否定的态度，小朋友比较热爱，是处于沉溺的状态。这三个问题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

陈晓航：我刚才听了欧方的发言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普世价值的五个观点来阐述这个问题。我觉得李永刚先生的观点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我想阐述另外一种在中国比较广泛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思考，怎么去面对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会更多的保存好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和自己的核心价值。

比如说今天上午有一个同事在这里讲了传统媒体及网络新生，他也讲了报网互动的可能性，无论是网络媒体也好、新媒体也好，对媒体来说真正的核心点在于追求真相，我觉得技术层面的东西可能是次要的。如果说基于这样的观点，无论是现在我们是报纸的形式存在还是未来全部以网络的形式存在，这些东西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或者说报网互动都是时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刚才讲的那些。

第二点，我认为不断的去吸收新技术的表现形式，但是是为我所用，而不是异化，这样才能提供一种重生的可能性。我注意到对方在座的有一位是作家，我就很感兴趣，他有没有去研究中国汉民族的文化，我认为汉民族在历史上的融合性，它不断的融合其他民族，这种是向他人敞开心胸，我认为汉民族的文化特性可能是我们寻求的方面之一。

帕特里斯·费里奇：很抱歉，我没有研究过中国的问题。

陈小航：包括要注意现代化过程中的充分交互。

李方：下面有请李学凌先生。

李学凌：随着互联网上的进步，你要更方便的使用互联网，一定要以自己的信心作为代表，其实更多的公开自己的隐私，换过来是能够对自己的隐私有比较好的保护，其实每个人都公开自己有哪些朋友，当所有人的朋友都来自公开渠道的话，到底哪个人是你的朋友，哪个人不是你的朋友，这种隐私已经被保护了。所有人都要被自己的隐私被公开抱有一定的宽容，比如说中介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我都很宽容。

魏甫华：第一点是发展不平衡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因为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资源配置的公正性是法学和政治学的问题。所以在全球的角度上来谈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在发达国家对资源的占有比发展中国家多。

第二个问题是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的问题，刚才几位谈论言论自由和隐私，我觉得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第三个问题是多元现代性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关注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性。

李方：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会使这个小环节更加有趣味，会务人员总结出几个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有一个投票的环节，投票最多的几个问题被提交出来，七个选项选五个。

知识的民主化和信息的自由传递 11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矛盾 8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 9

全球自由价值与秩序优先之间的冲突 8

数字鸿沟与代际冲突 9

关于知识的民主化和信息的自由传递，请中方和欧方分享一下这个题目。

帕特里斯·费里奇：我们所说的知识的民主化，意思就是说在网上不像以前那种知识的传播方式，在网络上是一种平等的身份，是交流信息和交换知识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的民主化的意思。在网上进行的知识的传播，并不像平时教授教育学生的形式，而更多的采用的是多媒体的形式，是知识进行交换的一种方式。我想向中方问一个问题，维基百科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洪波：过去被中国封掉了，从去年开始解封了，但是部分词条被封掉了，由于维基百科出生没多久就被封掉了，所以用户就没有形成访问维基百科的习惯，中国的用户访问维基百科的人数很少。

劳奈弗朗索瓦：有没有类似于维基百科这样的？

洪波：国内也有一些，国内不是用户直接编辑的，国内是网站去参与的，比如说有一条互动百科，大量的词条是由网站自己去编辑的，它不像维基，维基上面的词条是不断的去修改的，在国内这种文化上是不太一样。

Launay francoise：现在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不能够接触到这些信息，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些信息，我们找到信息并不是为了知道这个信息是什么，而是能够利用这个信息创造出新的价值和新的知识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样的信息去创造新的价值和新的知识。

劳奈弗朗索瓦：现在欧洲利用互联网最多的就是信息的收集和汇集的工作，进一步怎么做还是一个问。虽然现在网络上的信息很多，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寻找信息的，中间就出现了摩擦，虽然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有愿望去找这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我们找不到，这是欧洲面临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洪波：在中国，百度知道这个模式非常发达的，你有问题的话，马上就会有人给你回答。

劳奈弗朗索瓦：我觉得搜索的工具还不是很足够，像谷歌那种搜索并不是很满足我们的

要求，我们只是找到很泛的数据，不能对我们有很实际的用途。很难分析出那个信息的真实度到底有多高，我们去做一个调查，或者找一个数据的话，我们不知道那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如何能够帮助学生用一个软件去识别网络上的真假信息的问题。

武戈：像谷歌的搜索是网页搜索，但是在科学界，比较中间的模型有点像刚才洪波说的问答，在特定的问题上很多人来回答，所以它的信息可信度是不断提高的，国际间的科学组织有数据库的检索，问题在于它的组织模式上。

劳奈弗朗索瓦：对我们欧洲人来说，一想到找资料的话，第一反应基本上用谷歌去找，而谷歌提供的资料太多了，就算我们去提问也好，它的回答也是有很多的，虽然我们可以去伪存真，但是还是会造成一些问题。

李方：怎么样去更有效的利用搜索引擎，被我们认为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技能，有一个人到我这里面试，就是他告诉我，我比别人更会使用搜索引擎，所以我录取他了。

劳奈弗朗索瓦：现在很多人把钱给谷歌，给钱的话就会把网页放在前几排，而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民主化不公，所有的资源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把谁放在前面，把谁放在后面。

李方：下面讨论网络信任与个人隐私的保护。

武戈：我很难解读这个问题，今天中午吃饭我和梅吉阿兰先生谈话，他说他是做精神病研究的医生，他说病人的信息应该是很敏感，不能随便披露，假如披露的话，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职业，雇主就不用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个人隐私保护是对的，我也同意，假如我要和这个人结婚，我是不是有权利知道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呢？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冲突的，但是如何解决？我没有办法。

梅吉阿兰：对于我们来说，所谓的隐私就是在网上对自己的保护，我们不能随便窃取别人的资料，我们不能随便把信息公布给谁，您的那个问题也是很棘手的问题。

陈晓航：我提供一个思考的话题，现在更多的隐私披露会取决于信息的正确性，比如说谷歌，每个人把自己的爱好信息传递他的时候，这些数据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它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得出更正确的结论，是不是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帕特里斯·费里奇：如果把我们的信息完全的公布，一旦我们成为了朋友，我们就会知道东西更多，这样子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信任，这样子同时我们也会披露更多自己的信息。

魏甫华：在网络信用和披露个人隐私之间，个人隐私的披露是我对谁披露，你是否有权利检查这个人的病史？当然没权利，假如医生公布他的病史，就侵犯了隐私权，这就是我们对个人隐私存在的误解，个人隐私在法律上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网络搜集了很多个人信息，在没有经过统一的情况下，向商业机构披露，这个是导致了巨大的侵害。

Bresson christophe：我们现在如果在网上有很多的活动，比如我在玩游戏，有可能别人就在看着我玩，他就会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过程我是不知道的，这些人得到了我的信息，这样的过程我们是没办法监控的，因为你不知道谁知道你玩的过程。

李方：去监控用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预算太高了，无法承受。

武戈：谷歌对每一个人搜索的结果都进行记录。

洪波：这是正常的，这是个性化的服务，肯定和个人隐私是密切相关的。

Bresson christophe：虽然个性化服务是很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危险总是还存在着，所以这两个方面怎么协调一下？

武戈：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路有没有可能呢？在法国，偷听通信应该是犯法的吧？

Bresson christophe：是违法的。

武戈：如果通过司法部长的批准进行监听，就是合法的对吗？

帕特里斯·费里奇：这样的话就不犯法了。

武戈：监听的技术能力，网络隐私的获取能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谁有权利谁就可以来行使。

劳奈弗朗索瓦：互联网要不要免费的问题？像一些网站我们不用交钱，但是网站也要生存，他就必须要收集到更多的资料，和他们那些企业进行交换，来获得他们生存的资金，如果是免费的话，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陈晓航：他们刚才说谷歌的数据不准确，现在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发展，有这么一种情况，你披露更多的个人隐私，你获得的数据就更准确，随着技术的发展数据会更准确。你披露个人隐私，等于是在为全人类做贡献，他们怎么理解这种事情？他们有没有谁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引入第三方监管，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好像停留在以前的传统上面。

帕特里斯·费里奇：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答案的，以前 face—book 和使用者之间有一个协议，我可以让你保留我的资料，也可以不保存我的资料，现在不用客户决定，face—book 自动就保留了。

劳奈弗朗索瓦：face—book 关于隐私性设置的政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保护个人的隐私，2010 年最近这个月隐私的设置越来越复杂，对我们个人隐私的保留度越来越低，你的隐私不是你来决定的，是 face—book 来决定的。

（茶歇……）

李方：我先对第一个环节做一个小结，刚才翻译也提醒我，在一些概念上，中国和欧洲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民主，但这正是我们能够坐在一起的价值所在，大家在熟悉了流程以后，我相信第二个环节会更顺利的进行。据我所知，欧洲方面对每一个问题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国方面因为大家工作很忙，而且都是分布各地，也是临时出来的结果，所以也请欧洲的同事略微有一点耐心。

现在开始第二个环节，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个环节我们讨论的是管理方面的挑战，换句话说刚才才是人对人的，现在是公司对公司，或者是社会对社会这个层面，论坛希望我们讨论的是怎么样更全面的、更合理的方式去整合我们社会的资源如果能够使社会各阶层充分的表达他们的意愿，从而参与到全球化的工作当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想请问欧洲的同事，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李学凌：互联网对企业管理的方面，首先人的智力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司里能够发挥到这种地步，创造力和人的能力变成真正的企业的核心，事实上在很多公司的成本中，人力成本已经变成了巨大的成本，如何管理好创造型的公司，其实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整个管理制度方面的改善给我们提供了启发，我觉得这条路走下去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当年生产线的发明，生产线的发明可能把物质生产的整个流程最优化，创意的产业和智力产业整个的管理体系其实很没有真正形成。

帕特里斯·费里奇：你能介绍一下谷歌是如何管理的吗？

李学凌：谷歌所有的项目小组都是由员工自行提出来的，然后在早期的时候，谷歌一般会有 3—5 个人的名额，新启动一个项目的时候，一般只投入 3—5 个人，这样的话 3—5 个人就要完成项目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项目整个的立项是由谷歌本身的公司变成了人力资源市场，每个员工如果要立项的话，就要在人力资源市场里面找到支持者，当他找到一个支持者的时候，就会立项做一个项目。谷歌最早立项的时候只有 7 个人，市场慢慢好的时候才开始投入新的人员。

还有谷歌并购 Androind 的时候，只有在谷歌新的架构下才能够出现。

劳奈弗朗索瓦：欧洲也有这样的形式，也是给一个小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研发产品，产品成功的时候，再去投入资金。

陈晓航：互联网的介入正在很大程度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包括现在中国的网上举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的很多舆论监督报道，胜于传统媒体，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在用一种极大的热情在微博上发言，而且很多言词都是非常激烈的，整个社会也采取很宽容的态度在对待，而这些观点的陈述是在一点一点缓慢的缓解整个中国思想领域这一块。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在积极的参与到这场网络的革命中，可以说一些受到关注的官员，更多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网络，受到更多民众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层也积极和网民互动的形式在表现，他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表达。与此同时，政府在管理上还在调整自己的步骤。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媒体需要反思，为什么更多的新闻来自于网络，而不是他们寻找到的。

李永刚：我谈一下在政府管理层面的三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创新的技术潮流和保守的官僚系统像 BBS、博客、微博客，都走在了政府管理的层面，当政府控制住一个旧的，新的又出来了；

第二个挑战是在线的新式人群和不在线的旧式家长之间的矛盾。中国有 4.04 亿网民，他们无所不在，像探照灯一样扫射社会问题，在互联网上惊天动地了，可是不在线的家人们还一无所知，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网民又开始制造新的狂欢。

第三个挑战是变化的新观念挑战旧的、滞后的法律。比如在中国结社是不自由的，但是在 QQ 上，很多的人聚集在一块，隐私和版权的观念也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些都给政府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劳奈弗朗索瓦：可能有一些网上的信息还是非常超前的，政府上的管理会比较滞后一点，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影响很大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事件？

李方：有三个层面，最小的层面就是警告，中下这个层面是罚款，中上这个层面直接暗示你，让你调整管理人员的结构，比较严重的层面是阻止你再进行这种服务。

洪波：我谈三点：第一点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因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实际上中国社会上的民间组织不多，因为你注册一个社团比较困难。这些民间组织干了很多政府不愿意干或者干不好的事，假如说帮助毒奶粉事件的受害家长维权，比如民间支援灾区的活动，民间组织都是在做这些事。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化解很多社会矛盾，但是中国的情况是政府不太喜欢网上的民间组织。所以我觉得未来政府和网上的民间组织的关系必须要想办法理顺，要不然社会矛盾不但不能被化解，反而会被激化。

第二点是商业和行政，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往往是政府更相信行政的力量，而忽视商业的力量，或者说他们把商业纳入到行政当中去。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社会的进步是由互联网公司来推动的。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它在打破中国商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政府往往会从监管的需要出发，去限制很多商业公司的行为，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最多的国家，这些行政法规都不同程度的限制了互联网公司，一个是它进入的资格，或者说是它的发展，我觉得对于互联网公司在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其实也会受到限制，行政不能代替一切，商业在这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点是互联网监管与信息自由流动，互联网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信息自由流动的能力，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对于社会稳定的忧虑，互联网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我前面讲到了行政法规是一个，再一个是李永刚写的那本书《国家防火墙》，这些都是在限制信息的自由流动。如果说信息获取能力是现代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竞争力的话，GW 的存在，人为的导致了信息鸿沟，能够突破政府屏蔽的人，他就能获得更完整、更全面的信息，不能够突破政府屏蔽的人，就不能够获得这样的信息，他们的信息就是很片面的。

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潜在的负面影响会是非常长远的，它导致很多人就没有获取更完整信息的能力。

武戈：李教授从国家的层面谈了管理问题，我现在站在网站运营者的该度说一下网站的一些管理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用户创造内容。

第二个就是个人选择角色及隐私的设置，包括前面讨论到匿名还是实名，就应该是个人的选择权利。

第三个就是自组织，反正不能由网络公司给网友任命。

第四个就是要给予网民荣誉分享与价值，就是要给网友注入三个要素。

第五个就是要有稳定的预期，尤其对政府而言，不能干什么，你说清楚，剩下的我都能干，第二个观点其实对互联网，包括今天中国的金融，他不懂，定了很多规章制度，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你不懂，你就先让他干，出了问题，你再来说，你别什么都不懂，搞了一堆规章，那根本就不行。所以说稳定的预期对整个行业发展来讲、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个预期很稳定，我也知道你不会乱来，什么不懂你有瞎整，你肯定通过一个提案、通过论证、再通过议会批准，新的法规出来，稳定的预期管理非常重要。

魏甫华：第一个中国和欧洲在互联网的管理模式上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我们互联网的管理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由社会主导、还是由企业或者网民来主导？

第三个互联网的管理模式从以政府为管理中心，转变为多中心的管理，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

第四个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网络民主，它是新的民主形式，还是民主方式？

劳奈弗朗索瓦：你刚刚讲的民间组织是不是像我们欧洲说的民间组织一样，我们会组织一些社会活动，在法国有 1901 号法案，是针对民间组织制定的法律，规定他们怎么做，他们的活动范围是什么，在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刚刚产生的现象，还是中国有类似的法律规定他们的活动。

洪波：中国也有法律，就是民间社团法，你在申请的时候往往是不批的。

梅吉阿兰：一般准备这些资料应该很快，为什么他们老是拒绝呢？

劳奈弗朗索瓦：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你，所谓的民间团体组织，他们的活动时间很短，还是他们有自己的网站，他们可以发展以后的活动？

洪波：大多数都是有自己的网站，他们的活动不是很长，比如湖南省有一个维权的，他被北京市警方抓了，他搞了受害者家长活动，导致了社会治安的问题，被抓起来了。

梅吉阿兰：中国有没有存在邪教的组织？它会把钱借给你，鼓动你和你的家庭分裂，参与他们组织的集体活动？在欧洲是有一些网站，他们是专门注意到陷入了经济困境的年轻人，会让这些人加入他们的团体，会利用邪教的形式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挣钱。

洪波：政府会取缔这种东西吗？

梅吉阿兰：欧洲政府也是不允许的，但是总是会有这种东西出现，有很多组织是非常隐蔽的。

劳奈弗朗索瓦：你们刚刚谈到互联网扮演的角色问题，你们认为互联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角色，在欧洲人看来，互联网绝对没有充当这个角色，互联网也许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的优势，给我们带来很多进步的东西，比如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这绝对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绝对不是通过互联网就能把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的。

你刚刚说阿里巴巴的重要作用是平衡了地区差异，你这个地区差异是指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衡吗？还是你有更详细的解释？

洪波：中国地区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特别的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商业比较发达，这些大的商业机构也愿意到这些地区做生意，但是在中西部的偏远地区，尽管人口也不少，但是他们的商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社会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大的商业结构不太愿意到

这些地方去，成本比较高、能够赚的钱比较少，但是淘宝这种跨地区的特点，使得偏远地区的人一样可以买到他向往的品牌、产品。

劳奈弗朗索瓦：刚刚你讲到互联网的力量是来自于信息的流通，信息的自由流通力量比互联网的力量大，这和工业刚刚发展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当时有一个讲法，你的钱流通得越快，工业发展的越快，当时法国的工艺品活动完全靠金钱的流通，当时速度非常快，所以手工艺品的经济发展得特别快。

还有刚刚你讲到了互联网信息的获取，它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唯一的来源还是获取信息的资助，随着其他方面的补充，我觉得互联网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资助。

洪波：信息流通和钱的流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信息更多的还是普通人的权利，和钱是不太一样的，钱是你去获得、你去赚取的。另外互联网在信息获取当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它扮演非常多的角色，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比如你在一个小的山村里面，你没有别的信息的获取手段，报纸也不是信息自由的，广播也没有什么东西，你只能通过互联网，但是互联网你上了之后，你只能看到政府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你的获取途径还是很弱。

梅吉阿兰：互联网扮演的角色上面，我觉得互联网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允许少数的群体话语权增加了，比如说少数人的文化在渐渐消失当中，但是如果通过互联网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让少数人的文化可以得到传播、可以被更多人认识到，可能说不上这个文化被重新活跃起来，但是至少大家知道这个文化的存在，是少数人自由表达的重要地点、重要媒介。

劳奈弗朗索瓦：刚刚有人提到互联网揭发检举的问题，在中国揭发受贿的情况，是中国政府鼓励你这么做的呢？还是自发的行为，因为欧洲有一个传统，如果匿名揭发是非常让人看不起的行为，特别是在法国，经历过专制政府的阶段，那个时候匿名揭发诬陷了很多人，给我们带来痛苦。

洪波：比如说天价烟的事件，那个是网友匿名的，网友自发的，在上面贴相关的信息。

武戈：那个不是举报，这是两个概念，网络议论被政府关注，然后跟踪。

陈晓航：这种举报就是在网上闲聊，最终去引发一个事件的解决。

劳奈弗朗索瓦：这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在这方面互联网是不是充当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比如你在网上经营类似的炒作？是促使这个事件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完全没有效？反而是有害于这个事件本身？

陈晓航：他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非常稳定的结构，调整到一种非常合理的状态，他们对社会的管理模式上、对新技术的应用并不是很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着欧洲国家的发展。我认为在未来十年，我觉得中国对互联网技术的一些应用会超过欧洲国家。

梅吉阿兰：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陈晓航：我个人做一个比喻，互联网技术就是回应他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就有点类似于欧洲以前文艺复兴那样的味道，文艺复兴时代引发了一场社会的革命，我的理解是中国的互联网社会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可能性？

劳奈弗朗索瓦：你说欧洲那边为什么没有对新兴技术的采用，我认为比较乐观，第一个，欧洲也像中国一样存在着非常多的官僚主义，他们的行动非常缓慢；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两个政治系统，一个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第二个是欧盟的法律，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法律是什么，还有欧盟的法律是什么，手续非常的烦琐，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混沌，我们的反应时间很慢，首先我要知道说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在试图理解上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在新技术的应用上没有像中国那么快。

陈晓航：中国可能不大关注个人的感受，中国的高效希望引起他们的兴趣，我感觉整个社会在很多事情上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会议

时间：2010年7月11日9:00

地点：深圳市腾讯大厦412室

主持人：正式问候大家一声早上好！我们开始上午的环节，昨天我们很艰难的把流程走完，还有很大需要优化的余地，今天我们的确是把整个流程优化和简化了，今天的会议还是分上午和下午两个部分，我们分别会在上午和下午讨论这样的话题，我们上午会重点讨论中欧互联网发展目前遇到了哪些挑战，下午我们会讨论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该如何行动，中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行政方案？现在开始上午的流程，我和大家系讲一下，大家看到，昨天有的参会者今天请假离开了，我们上午讨论的题目是中欧互联网目前遇到了哪些挑战，我们还是三部分：第一部分每个人有20分钟的时间，在这20分钟的时间里面，每个人就这个问题写出你认为合适的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其实应该结合你的现实的经历和思考，最后是给出对策和解决方案，这之后每个人站起来分享他的想法，我们一边思考，工作人员会做记录和筛选，大概在11点半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什么方式确定两道题，下午做讨论。换句话说，我们下午要得出的行动方案要从这两个题当中产生。

下面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环节，每个人来分享他的思考和经历，以及他最后能得出的解决办法。我想能够听到这么多真实的体验和感受，我们大家就不白说。在每个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需要交流意见的，也可以有简单的交流。

请劳奈弗朗索瓦先生来安排发言的顺序。

劳奈弗朗索瓦：还是中方的代表先发言比较好。

魏甫华：我目前关注的是中国互联网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中国的BBS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希望欧洲的同行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经验，在中国分为几个阶段，中国的传统媒体没有表现在人生的名誉权方面，也就是说以前传统的言论自由是在民法和刑法上，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重庆一家报纸的一个记者在QQ上聊天，因为这个事情被劳教，公共利益的结点非常的具有模糊性，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也是非常的模糊，我们不知道是否侵害了公共自由，现在中国也颁布了新的条例，但是它缺乏一个非常清晰的实施细则，同样的是，即使你在申请相关信息的公开，也是没有办法的。

李永刚：我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保持互联网准民间的定位，和很多的欧洲国家不一样，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制衡的结构，中国的政府在很多方面仍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个是它迅速变化的原因，可能也是巨大的风险所在。互联网的崛起部分的增加了民间的力量，在中国很多领域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的，只有互联网是一个例外，互联网这样的产业成长和它带来的公民表达都主要是草根社会推动的结果，这种变化可能象征着社会的一部分复苏或者是崛起。如果能够保证和延续这种互联网的民间立场，就有助于建立起将来制约政府的某种外部力量，但是最近一两年的变化表明情况很不乐观，国有资本有大规模进入互联网的迹象，很多中小的互联网企业倒闭，很大的互联网民营企业也面临着被收购的危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担心。

武戈：我的题目是中欧互联网技术和知识产权合作框架，我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个理由是技术创新绝对是互联网的引擎；第二个理由中欧在互联网技术上的研究有着互补性；第三个理由互联网现在的发展只要想想物联网，你就明白，它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多学科的综合，而且是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里面的一个巨大产业，所以它的发展前景是不可质疑的。基本的行动设想是先成立一个课题研究组，这个课题研究组形成一系列的方案以后，一方面它可以演变为合作协调委员会，往下这个课题组就可以伸出很多个联合实验室，但是这些联合实验室必须在支持的网络里面共通。最后要推动政府间能够签署双边或者多边的认证和授权

的一些协议。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中欧一起来和美国抗衡，最早的研究组在协调、碰撞，太多了，我一口气可以举很多。

洪波：我想到的题目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环境的恶化，去年6月，一个网站在中国被屏蔽，7月新疆乌鲁木齐骚乱发生之后，饭否网站也被关闭掉了，饭某的创办者也算是我的朋友，饭否被关闭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让它重新恢复运营的努力，饭否的用户也自发的组织起来，在各个地方成立一些联络性的小组，传递消息。同时有各种各样网上的行动，希望政府能够这个网站的运营，在这个过程中，饭否的经营者依然在小组里面告诉他的用户，我们会回来。实际上王兴（谐音）推出了他另外一个网站，实际上相当于放弃了饭否，王兴的新网站相当于电子商务的，不涉及网民的言论，饭否的经历比较典型的代表了去年中国互联网恶化的一个现象，去年中国对互联网进行了很多的整顿，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对互联网进行限制，去年底中国的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宣布个人不允许注册运营，并且已经注册的域名要进行重新审核，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国的.CN域名的数量从去年年底差不多1200多万，变成了800多万，减了将近三分之一，另外对于所有在中国境内经营的网站，实行严格的备案制度，这种备案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理由拒绝你的备案申请，实际上你做了一个网站，去备案一下，但是它不影响你做这个网站本身，但是现在中国的备案是一种许可证制度，如果没有备案，网站不得运营，而且现在又有新的规定，所有网站的创办者，必须要到网站托管服务器的地方去牌照。

李方：这个事情要花5000块钱。

洪波：他人在新疆，他要跑到南京去拍照，因为他的服务器放在南京。各种各样的许可证现在在网上越来越多，你没有申请许可证，几乎没有办法做事，有人把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制度叫做许可证制度，包括BBS许可证、视频许可证、社交游戏许可证等等。

李方：李学凌说他兜里装了二三十个许可证。

洪波：有些许可证实际上进入门槛非常高，至少要占到51%的股份，你没有1000万的资本不允许运营游戏。除了这种政策门槛之外，还有一种高昂的监管成本，比如说要求每个网站都配备一定数量的网络安全员，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王兴的饭否，整个公司只有二三十人，但是新浪同样做类似的事情，他的监管人员、创造内容审查的这些人，大概就有100多人，像王兴这样的小公司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它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就是中国访问量最大的十大网站，几乎没有十年以内的网站，都是成立了很久的网站。在中国，十大网站基本上是腾讯、百度、新浪、搜狐、网易这些，还有优酷和土豆，我认为它们是电视剧网。也有人说，中国的互联网严密的监管政策会扼杀下一个马化腾、下一个马云，所以当有人问我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的建议是在中国不要做用户产生内容的网站，你可以像王兴学习，做一些电子商务的网站，电子商务在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支持的，在中国我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创业一般来说不会成功，而会经受很大的风险，而且我认为在中国互联网创业环境的恶化暂时无解。

（茶歇……）

Launay francoise：我主要是想讲两点：第一点是关于科学研究的问题，我们在科学研究上怎么利用免费的获取有效的信息；第二点我认为更加重要，就是怎么教给他们利用网上的搜索引擎，让他们找到有效的信息，他们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就此作出研究。

梅吉阿兰：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精神病的故事，几个月之前，警方要求我们院长给他们出示一份病人的名单，这个病人是非洲人，他大概是1米50，是比较胖的非洲人，院长已经准备把这个资料出示给他们了，医院的医生就很反对院长的这个举动。我们就很担心，如果五年之后这些警察不需要准许就拿到病人的资料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开启密码箱的钥匙又有谁掌握？

刚刚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开启互联网密码的钥匙，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几个

人共同掌管这几把钥匙，只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密码，才能打开密码箱。

第二个我们要建立互联网持续的安全，这个持续的安全应该怎么弄？我们可以像联合国一样，搞一个互联网持续发展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关于安全性问题的。

帕特里斯·费里奇：我讨论的是互联网上公众辩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互联网论战的问题上出现这样奇怪的问题，通常写下这篇文章的人，和坐下来讨论的都不是同一群人，比如我发表这个文章，我引发了一场论战，最后聚集在一起讨论的不是始发人。通常来说真正坐下来讨论的是民间组织的负责人或者相关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坐下来和政府进行讨论，我们坐下来讨论的是我们政府机关、还有我们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网上讨论的是普通的公民、普通的公众，我们的力量可以比他们这种坐下来讨论的人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我们有一个大的架构。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里面，如果要建立民间组织，不需要通过政府特别同意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上的论战更加富有成效的，因为我们可以发动广大的普通民众。在我们一些很大流量的网站上，在论战上出现这种问题，公民讨论的时候，不是立场非常的清晰，而且经常是那么谩骂式的，就是一些侮辱性的语言，不能构成真正的公众讨论。我们用英文讲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口水战，虽然这种口水战的信息都是没有用的，而且很多信息都是粗话，但是我觉得它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提供了公民自由表达的一种新的模式。

这种互联网上的论战，揭发出很多事情，当然不是揭发某个个人的过失，这个制度在哪一点上不适合我，或者这个规章在哪点上损害了我的利益。另外我认为互联网对于政府或者当地的机构作出决策评估的一个重要地方。普遍公民对于政府的决策表示反对的地方。有一个法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反民主的说法，现在的民主是公众选出某些代表到国会上或者议会上帮我们发言，但是反民主的是让我们普通公众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互联网是反民主最好的表达工具。

Bresson christophe：我今天谈的主要主题就是互联网始终建立在自由和免费的基础上，就像我昨天所说的，互联网对于网民来说就是搜索引擎，我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得在社会上和工作上的一些信息。

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搜索引擎的运营模式和经营模式是怎样的？对于网民来说，这个信息获取是免费的，但是信息的免费是由于运营商来进行付费的，运营商付费了这些信息，问题是运营商付费了信息不是和我们搜索相关的信息，而是根据谁付了钱，我就把谁的信息放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付款的人就是互联网运营商，他们就自行决定了这个政策，他们不是按照使用者的意愿，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设置。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现在运营的模式，网民们是免费获取信息的；第二种模式，希望网民可以得到一种付费的问题，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和网络的运营商和服务商签订一个协议，这种协议可以保证网民的隐私权，在这种协议下的新兴模式。

劳奈弗朗索瓦：我比较关注于互联网上个人信息和其他私生活信息保护的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几个礼拜之前发生在巴黎的真事，计算机公司的两个主管，他们发表了对他们头头的私人评论，当然他们的交流肯定是私下进行的，他们是通过 facebook 进行私下的交流，即使他们两个人本身都是做技术的、都是做计算机出来的，但是他们就没有很注意这些信息的保护，比如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透露出一部分的信息，结果很不幸的是，他们的同事就阅读了他们的整个内容。个别的同事就很好心的把这两个高级干部的对话报告老板，然后和老板说，这就是他们在 facebook 上写的东西，请您过目一下。不幸的结局就是老板把这两个人炒了，后来这两个人对老板进行了诉讼，因为这个老板是因为严重过失的罪名把他们给炒了。但是对于他们提出的控诉，现在有一个点非常不清楚，法官在下判断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能否采用老板使用高级员工私人的对话信息作为证据是否合理、是否有合法性。所以现在我们遇到了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些网民在使用忘上提供免费服务的时候，是否

清楚你在网上发的一些信息，会不会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泄漏出去，因为你和运营商签订的协议里面是完全保护运营商的利益，像 facebook，每个月是把私隐的程度越来越降低，而且用户是不会注意隐私条例的设置。现在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欧洲的公司人力资源主管，收到你的求职信后，看看你是不是 facebook 的用户，你在上面做了什么，如果你本人没有对隐私作出相应的关注或者设置的话，他就会知道你过去做了什么，你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所以就对你自己产生了非常大的危险，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如果你不是 facebook 的用户，他也可以查到你的信息。

关于这种隐私设置的问题，我建议成立一个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制定 3C.com 一样，负责制定行业的技术规范，希望你们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这样就规定了在互联网上的道德伦理，或者保护隐私的设置，能够保护用户，当然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作用是它能够确保所有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都能够参与进来，都能够承诺他们能够做到所谓的伦理、道德上的遵守。现在我们上网的时候就非常担心，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实名制，会担心真实的信息被泄漏出去，最后对我们本身造成损失，我们就在想，实名和匿名的冲突，如果我们还是仍然采用互联网免费使用模式的话，我们的信息就肯定得不到保护，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新的经营模式，确保运营商能够完美的履行他们的承诺。

李方：九位同事都分享完了他们的见解，我们看看能不能从这九个里面选出两个，然后进行深入的思考，在互联网公共的论坛上，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表达出来，欧方相对应的应该是 Bresson christophe 先生，他讲的是在互联网上的辩论规则的问题，我很欣慰的发现，关于网民的谩骂或者无效的辩论，不仅是中国有，欧洲也有，魏先生讲的是我们在追求一个效果，我们应该有某种规则来规范。李永刚刚才讲到，互联网怎么样能够努力的去维持民间的身份，而不被官方政治体系压迫的空间过于狭小，很遗憾，李教授没有提出行动方案 and 解决办法。

李永刚：第一点讲到互联网的巨头和企业家推动行业协会的成长；第二点讲的是资本的力量和风险投资怎么样更多的偏向于技术精英，开发出一些更好的互联网技术；第三个是政府的管理部门怎么样评估大规模国有化的风险，就是更多的自律；第四个欧方的朋友有非常好的经验可供中国学习。

劳奈弗朗索瓦：你刚刚讲的互联网国有化的问题是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了还是没有形成共识？

李永刚：我和洪波有共同的见解。

李方：其实李教授的言论，我理解欧洲方面不具有对等的环境，所以说在这边没有对等的言论的讨论，武戈先生讲的是技术和知识产权这个话题，他认为面对美国人领先的地位，中国和欧洲能够联手在基础研究、技术领域能够做一什么事情？我理解武戈先生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在研发的每一步当中平台都是开放的，这个成果能够共享。武戈先生提出的问题，在欧方这边得到了一些回应，其实他非常关注怎么样从技术上把最有效的信息从搜索引擎当中提炼出来；第二个他发现很多人、包括学者都不会有效的使用搜索引擎，请允许我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第一，我认为它是一个搜索引擎本土化的问题，在中国虽然百度在知识精英层中的口碑并不好，但是毕竟它提供了适合本土语言的搜索环境，换句话说，在对抗谷歌方面，我们中国和欧洲有共同的利益，弗朗索瓦太太地个意思，我们能否提供某种培训、某种教育，让大家把搜索引擎的技术应用能够更深入，现在我想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的使用搜索，它是一门手艺，而不是一门学问。

我下面分享一下洪波先生刚才的发言，他是非常真实的表达了他内心最深切的忧虑，中国互联网的创业环境现在不太好，我知道欧洲人救不了我们，但是你们能为我们做点什么呢？因此这是一个纯中国的问题，但是我想从道义上、伦理上，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不知道洪波先生对我这样的表达有没有异议？

洪波：没有。

李方：在欧洲这边，提出了他们非常关注的在人的层面上的话题，他们都讲到怎么样更好的保护个人隐私，认为欧洲在这个方面是非常先进的，中国由于激烈的竞争，人民素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特别是弗朗索瓦先生所讲到，有点类似欧盟的感觉，他想建立对于个人隐私保护的联盟，对于这个议题虽然对中国来说比较超前，但是依然给我们很好的启发，我想这可能是欧洲方面最具有紧迫性的议题。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两个议题。

问题 1、言论自由和有效的互联网辩论。

问题 2、构建一个中欧互联网技术和知识产权合作框架。

问题 3、中国互联网创业环境的恶化。

问题 4、互联网发展与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保护。

问题 5：怎么教给人们搜索引擎，找到有效的信息，用于研究和生活。

现在也不用投票了，两个问题都非常清晰的摆在这里了，第一个被采纳的问题是关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第二个问题是中方提出来的，从互联网政治言论生态环境的恶化到整个创业环境的恶化，我不知道中国的同事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异议，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风险，自己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

武戈：我个人的意见是该提，但是题目是网络政治生活与互联网行业生态，网络政治生活就扣上这个主题了，然后是互联网行业的生态，我指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下午……）

李方：下午分两个环节分别来实现这两个题目，所谓行动方案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它可能是需要去研究的一个东西，也有可能是我们付诸行动的东西。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还是先拿出 10 分钟个人在纸上写出应该怎么做，希望写的公正一点，因为会议方希望收集原始的材料。我建议 10 分钟以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小时大家分享和讨论各自的方案，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形成具有大家意志的结果，我建议先讨论隐私这一块的话题。

Launay francoise：就像我们管理健康安全一样，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划，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宪章和合同一样的东西，虽然那个东西有可能是高层政府制定的，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全行业一起制定的规定，而这个规定是比较明确的区分什么是个人隐私，以及公共信息之间的界定，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制定一些比较能够执行的规定和规章，这样子保护互联网上网民的信息安全以及个人隐私。

梅吉阿兰：比如互联网上的经营像公共交通一样，乘客需要买票、需要输入自己的证件买票，需要按时去坐车，而作为公共服务的那一方也需要按时发车、需要遵守一定的行业规定，同样也要保证那些乘客的安全。我们在互联网上也应该是同样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就是双方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遵守一定的规章，这样才能保证互联网上的活动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

帕特里斯·费里奇：隐私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概念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比如像我那一代人和我孙子那一代人对隐私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非常吃惊的是，现在年轻的网民都非常注重自己在网上建立的形象。我们通过类似于 facebook 一样的网站和社会网站建立了一系列自己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个人和网民都是非常蠢的，其实他们比我们这些社会学家要聪明得多。300 年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在他起床的时候，邀请他的随从到他的寝室里面等待他的召见，那个地方是非常私人的地方，这样的隐私概念和我们现在的隐私概念是不一样的，同时现在在网络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这个隐私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那一代认为非常隐私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都把它公布在网上，他不认为这是非常隐私的东西。现在我们要制定如何在互联网上保护隐私

的问题，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看待隐私这个词是怎么变化的，我们要根据事实的情况，来制定相关的条例。

我们现在制定规定就需要根据我们对隐私是怎么样理解的，要根据现在人对隐私这个概念的理解去制定相关的规定。至于网络监管的问题，虽然说中国政府是希望什么都管，但是实际上他是不能够什么都管的，因为他也没有那个能力什么都管到。关于这个问题，法国也有类似的机构，管理互联网安全系统的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专门来监管互联网上的运营和活动的。一开始是政府监管比较严厉的，必须有政府的允许才能去经营一个网站，之后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我首先经营一个网站，然后我再去申请经营权，而之前必须是我们先申请到才能办。

后来我也不见得非要去申请经营权了，除非我做一些非常敏感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运营商是不需要向政府要求许可证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尽管这个系统已经在变了，但是它的程序还是比较复杂的，有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是由设计软件者自己去监控，自己发明一些程序去监控网上隐私的问题。我们可以设计一种软件，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个人信息输入到某个网站之后，那个网站三个月之后会自动删除你的信息，不会把你的个人信息留下，这样的话在技术层面上能够保证个人隐私的保护。对于一些垃圾邮件的话，在欧洲也是一个问题，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趋势，所有的这些邮件，我都可以和运营商签订一个合同，我愿意收就收，我不愿意收就说不愿意收，他们之间总是有一个话语主导权的作用在里面。

Bresson christophe: 我觉得在网上网民的交流应该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而建立信任的基础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一定要有信息的交流和互动。而网站同时应该向使用者说明，使用者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他的行为会不会记录下来，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对他之后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信息应该是公开、公平的，双方面都要对此有一个了解，而不是说我做了什么被记录下来，而我不知道。之后那些网站和消费者之间就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协议，你告诉我，我们之间相互之间有一个权责，都是很明确的，你的网站会带来什么影响，我的行为会对我自己产生什么影响，消费者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明晰的概念。

使用者应该有充分的指导权，是我来决定我到底需不需要再上你的网，这个协议一定是消费者本人去制定的，而不是说别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协议并不是一个国家建立的，因为现在互联网是全球性的东西，如果这个协议只是国家实行的话，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这个协议是全球性的，不管我上了什么网站，我都要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

帕特里斯·费里奇: 像刚才说，需要制定这个协议的主导者不应该只是一个政府，像欧盟有一个关于隐私保护的条例，而这个条例就会比美国的隐私保护条例适用得多，这样就证明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条例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劳奈弗朗索瓦: 我是非常同意我的同僚们的观点，同时我还是非常想强调一下，现在我们讨论隐私问题，应该放在全球的视野下去看，不能只关注一国，不能只在一国的法律范围内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是放在更大的层面上去看、去解决。

人们首先要有一种合约的精神，合约的制定者一定是跨国的，不是国家层面上制定的，背后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但是又强国的监督者，只有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保证这个合约能够确实的实行、有效的保证隐私的保护。这一点中国同僚们会很感兴趣，这一点在中国是没有的，而在欧洲确实是实行了多年的，在宪章后面有一种无形的、或者有形的力量保证宪章是一定要执行的，如果有那样一个东西存在的话，消费者、运营商会政府对政府的公信力有了更多的信心。

网络使用者以及运营商之间应该有信任的问题，应该相互信任，如果我们这些网民对运营商不信任的话，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办下去，同时网民应该对政府一定的信心，只有建立一定的信心之后，我们才能谈所谓的隐私保护问题。

我们对隐私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如果有人在外面偷窥我们是很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在网上操作的时候，可能也有人在这上面看我们，有些人觉得这没有什么，这对欧洲来说，有些年轻人不那么了解，他就不觉得是一个侵权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侵权的问题，我们应该对年轻一代进行更大的教育，让他们对隐私这个词有更深看法。欧洲现在有一个问题，恐怖主义还是很盛行的，法国政府以反恐的形式来侵犯人权，以前对法国人来说车子是私有财产，警察是不能随便搜我们车的，有了这个借口之后，他们就可以随便搜我们的车子，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人权的侵犯。

网民应该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权利：第一个我可以随时从网络上消失，我的东西、我的信息想带走的话，是没有人能够扣留的；第二个我应该有对我的信息有完全的控制权，我想删除我的信息，我是一定可以删除的，运行商是不能保留我的信息的；第三个那些运营商应该和网民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协定，我必须要知道，我的信息输入到你们网站的时候，是不是安全的，谁都可以看到它，我是不是可以随时删掉它，这个协议写得非常清楚，而不是没有意义的口头协定，facebook 是没有协定的，我想拿你的东西去卖都是可以的，而这是不行的，我们以后要建立这样的协议，我的信息到你们的网站上最后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果。

上网是不是应该免费的问题，像现在很多社交网站，虽然号称是免费的，私底下以卖掉网民私人信息去赚钱，而他觉得以后的发展趋势，我们既然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协定以后，我们之间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运行者和网民之间的信任就会建立起来。

洪波：中国人在这里谈隐私是非常奢侈的，我们去看病、去买车、申请一个号码，提供者都会把我们的隐私给卖掉，不但没有人管，其实政府侵犯隐私更厉害，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就是美国的雅布公司，他在香港的公司向中国公安部门提供了记者的通信记录，结果这个记者就被抓去坐牢了，这样的事情每天、每时、每刻在中国的公司发生着。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只能说是概念化的谈一下隐私，我特别同意教授刚才的看法，就是隐私是一种发展的概念。过去的农耕社会，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多少隐私的，随着工业化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隐私。

第二点，在互联网上隐私是可供交换的价值，我喜欢某个企业提供的服务，它向我索取更多的个人隐私我也愿意给他，这种索取是因为他能给我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当然我认为这种隐私和个性化服务之间的交换应该是有约定的，双方都知道。

第三点，我认为技术发展并非隐私保护的敌人，不能把这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上技术是以不断的改善我们的生活为目标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就会有大量的过去不是隐私的东西变成隐私，实际上隐私在历史上是越来越多，技术的发展有的时候要突破一些过去的隐私。出发点还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所以有时候拿隐私换更好的服务是必须的。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讲，美国的国土安全局正在起草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是希望能够把互联网上用户的个人数据互通，这样的话可以带来更好的服务，但是互通的同时，用户有完全的权利去控制，他向这个服务商提供哪些信息，所以互联网的隐私问题，有时候我们还要求助于某些更好的技术解决方案。

第四点，我认为隐私保护的观念是限制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利，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网民尤其重要，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人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受到政府的关押也好、起诉也好，个人面临着风险。包括中国几乎所有大的网站，都被政府要求你要保存用户的数据三个月，所以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所面临的最大的个人风险不是商业对隐私的滥用，而是政府对隐私的滥用。如果说要保护隐私的话，对于中国的互联网来说，关键是明确的限制政府的权利，有些数据政府必须得到合法的授权才可以看。

梅吉阿兰：我回应一下你的问题，在二战期间，法国实际上是被德国占领了，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办了一个电台，也是在那个地方宣传他抗击法西斯的决心，也许我们中国也可以搞一个类似的东西。

洪波：最近几年政府在鼓吹普遍的实名制，每个人上网都要实名，你注册的时候必须要实名的，要有身份证号码，对应着面前，你展示给别人的时候是网名，后台是实名，这样既能保护你的隐私，政府又能监管，我说废话，怕的就是你看，怕的就是你知道，别人看我不怕，我就怕你政府知道。

武戈：我原来认为，就隐私问题我们搞一个小研究组，发一篇文章就差不多了，刚才听了欧洲朋友的发言，我感觉他们面对着隐私的问题，一定要推动成立一个跨政府、跨国别的国际民间组织，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他们的意思是推动国际组织的建立，我个人也表示支持。

劳奈弗朗索瓦：有一个网站，那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条例，和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有点像，也许我们可以参照那样的模式来我们更好的保护隐私。

李永刚：我只能谈谈有背景的认识，对隐私的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差别，我要讲的就是文化差异，西方的工业文明建立了非常清楚的公和私的边界，这个边界是在对自由财产的充分保护上。在中国是一个漫长的农业文明，长期是一些熟人和朋友居住在一起的，夸张一点说，中国人知根知底，其实没有什么隐私，如果真的有的话，也被三重力量掌握了：政府、组织单位、朋友们。一般说来，我们把这样一种对别人隐私的挖掘视为一种关心，所以存在一种很有特色的现象，就是组织上关心我们的私生活，我们就去挖组织的墙角。城市化和互联网来了以后，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现在开始有企业还有一些技术系统和陌生人开始了解我们的隐私了，他们对待隐私就不像从前那样温暖，更多的是想把隐私卖成钱，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两种对于隐私的焦虑：一种是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切；一种是商业机构无孔不入的骚扰，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隐私保护要往两个方向，一个是像洪波说的，要限制政府的公共权利，另一方面要限制企业滥用隐私的权利，当然也要保护企业本身的合法权益，可能可以做的就是网民们自我防范和保护。

魏甫华：中方和欧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差异才是我们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隐私在发展过程当中会支配我们的思考，我非常同意欧洲朋友提出来的在隐私权的保护，针对互联网这个行业需要全球性的架构，互联网是超越了主权，是无疆界的，更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组织，我想提出来的就是在中欧的合作框架里面，第一步要有初步的合作框架，我们需要非常清晰的中国和欧洲对个人隐私不同的理解，以及我们目前对个人隐私保护的状况，以及提供各种不同相关的经验，还有一个是这个框架每一年或者一定时间应该出版个人隐私保护政策白皮书的方式，对企业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对各个国家个人隐私保护方面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通过这种方式，对政府和企业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另外应该有一个资料库，就是对政府和企业建立一种相关的资料库，分析个人隐私不同的类型以及它们可能造成的一些危险，这是开放给所有的网民进行查询，同时在网络上要形成一定的网络讨论的方式，促进网民对自己的保护意识。

还应该发挥中国和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有义务的参与这些相关的网络讨论、使网民更加对自己的隐私进行保护。

李方：经过一个小时，大家都发表完了意见，是不是已经对这个题目有了整体的印象呢？

劳奈弗朗索瓦：虽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新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

李方：我觉得很多人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方法作为解决方案，200多年前法国人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原则，现在弗朗索瓦先生提出了网民隐私的三原则，自由消失的权利，对自己的信息有绝对控制的权利，服务方和使用方双方权利对等，而且必须有达成共识的原则，这也是伟大的三原则。同时弗朗索瓦先生就建立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来实施这

个理念的落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也恰好能够回答洪波先生和李永刚教授的疑问，我们怎么样去对抗政府有可能对我们的隐私侵犯，或许在政府强力的权威面前，我们不能直接的和它对抗，但是我们可以提供第三方的标准，来去影响政府的行为。当然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和愿景，最后我个人非常欣喜的发现魏甫华先生提出了我个人非常赞同的切入的角度，我认为他提供了非常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方案，建立资料库、来分析介入隐私的类型、案例，以及这些隐私对人造成潜在的威胁在哪里，这种研究和成果的分享，对网民保护自己的权利有着更好的促进，这是我作为主持人的个人见解，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个人看法。

劳奈弗朗索瓦：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中欧是有很大不一样的，现在对于隐私的问题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像中国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造成的，虽然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是很值得讨论的。

李方：我们今天一定要输出一个方案来还是认为这个讨论已经相当充分，把行动方案形成的工作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提交？

帕特里斯·费里奇：我们所提出来的跨国界的组织在欧洲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欧盟就有类似的组织，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借鉴一下欧盟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就很快能够实行。

劳奈弗朗索瓦：我已经很满意这次讨论的结果了，为了显示欧洲对隐私的保护，我们之前采访了 facebook 的总裁，问他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想把事件做成视频放在网上，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怎么办？结果那个人就说那你就不要放在网上了，这就可以证明，欧洲和美国对隐私保护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关于隐私保护，可行动的方案：

- 1， 界定隐私。
- 2， 在中欧合作框架内构建保护隐私的一个组织。
- 3， 出版年度个人隐私保护政策白皮书。
- 4， 建立一个资料库，记录各种侵犯隐私的案例，分析它的类型以及它造成的危险，供网民自由查询。
- 5，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都能够参与到隐私的讨论。

（茶歇……）

李方：下面进入最后一个环节，依然采取刚才的模式，前 10 分钟书写，后 50 分钟分享。武戈先生时间的原因，他可能不能到会议结束，他把他的想法分享以后，会把他的表决权交给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的题目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环境的恶化以及对策，其实这个世界都是连成一体，没有陌生人。所以尽管是中国的事情，我们也非常渴望法国或者欧洲的同事能够给出很好的建议和行动方案。

劳奈弗朗索瓦：互联网的生活环境是由国家政策造成的，法文里面有一个词，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政府，在中国国家和政府是不是有区别呢？

李方：有区别的，在这个语境里面指的是政府。

接下来我们开始分享，这次从中国这边开始。

魏甫华：中国的企业相对行业协会是不同的，就是相对独立的行业性组织，因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方式，它也是比较充分的以私人企业为主的企业群体。

第二个企业本身的特点就是因为它具有全民性，可以引入欧洲社会型企业的管制模式，要建立企业责任委员会和公民管理委员会，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企业和社会大众的一些接触和沟通，从而使这些企业获得认同、支持。

互联网企业和其他的企业相比，可能更加的会面对好多国家方面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加强中国的法律和欧洲的法律合作上的机制，有助于使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形

成这种机制以后，也有助于相关的企业立法层面或者政策层面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空间。

李永刚：我主要讲三个观点：第一点我上午讲到要重视互联网的行业团结，就可以以行业协会或者企业家联盟的方式，通过像高峰论坛、报告这些渠道向中央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提出自己的希望，可以通过经常性的沟通，建立互联网行业和政府之间互相信任的。

第二点互联网可以善用媒体的功能。可以设立一些相关公共政策的讨论，通过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影响决策。

第三点要用好互联网技术的核心，如果能够在社会化联网方面走得更快，就可以凝聚更多民间的力量，使它真正成为中国网民的互联网。在现实的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可能还是要靠快速发展争取生存权。

最近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视察阿里巴巴，马云对温家宝说，阿里巴巴会在五年内超过沃尔玛，这是他的筹划能力和实践能力。

武戈：首先我觉得互联网的创业环境和互联网的产业生态恶化的问题中国确实有，但是我个人认为欧洲也有，因为欧洲十几二十年来，欧洲互联网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远远赶不上美国，肯定有它的原因，但是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中国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分两面：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政府对互联网的发展投入了很大资金的支持，像腾讯、研祥，信息化这一块投了很多钱。由于政府的资助和整个社会的投资，中国互联网很快的发展起来，发展了以后，现在政府管制也几倍级的强化了。从行业本身来看，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大型企业，比如腾讯，为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一个就是国进民退，这是之前讨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任何市场经济都可能碰到的，通常的良方就是减少管理，突出表现就是许可证制度，现在我们很多的行政审批都是在“杀杀杀”，互联网是“加加加”，两个有着巨大的反差，作为行动计划，我实在想不出好招，但是我比较同意刚才说的，我一开始就说到了，欧洲其实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有没有可能设立中欧的常设论坛？来把行业的声音汇集起来，形成和政府的对话平台，前面魏甫华建议说成立一个行业的协会，但是我知道中国已经有了中国互联网协会，但是指望它是指望不上的，你想改组它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重新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我建议设立中欧常设论坛。

这个论坛很有可能就像李教授所说的三个能力，通过这个论坛就可以把它释放出来。

洪波：中欧互联网创业环境的恶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比欧洲更加重要，是中国唯一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不具备的。创业环境的恶化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后果，它带来很多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后果，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造了一个新的词叫“领网”，在领土、领海、领空之外又有了一个“领网”的概念，这样的话就会把中国的互联网和全球的互联网完全割裂开来，成为有障碍的东西，在这方面，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给予一些必要的压力。

另外我也同意刚才李永刚讲的加强民间联系，形成对话机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但是由于民间的声音往往会受到官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打击，所以民间的这种状态其实在中国的生存并不容易。

我认为中国大的互联网企业在保护互联网创新这方面责任欠缺，年初的时候一系列恶劣的互联网监管制度出台的时候，我很少听见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出来说话，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弄明白，一旦你这个环境破坏了，那么你就不可能一枝独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状态。

另外我觉得中国一些媒体在政府打压互联网的时候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做了很多的中小创业者的困境报道，我觉得以后可能需要更多的加强互联网行业者和媒体的进一步沟通。

我曾经和百度的人说，我特别希望百度的李彦宏竞选人大代表，鼓励互联网企业家参选人大代表，实际上在每年的两会上，总会看到很荒谬的有关互联网的议案，唯一的人大代表就是上海的盛大陈天桥，几乎不讲什么话，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互联网人大代表来竞选，来表达互联网界的意见。

劳奈弗朗索瓦：这个问题希望国际社会给中国政府施一定的压力，让中国政府不要建立自己的“领网”，在此之前中国也有不少的困难，早在 2006 年国际社会想要介入中国的问题，但是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相关的抵制，不管是中国人也好、中国政府也好，都不是特别好的看待对国际社会的介入，不愿意接纳这些东西。现在互联网如果真的通过新技术建立了一个传播渠道，如果发生一件事情，可以大范围的传播，但是问题是如果在大范围传播的时候，我们中间没有进行相互的沟通，这也是很大的问题，这可能会造成误解。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我们国家只要一谈到媒体，立刻把它和权利联想起来，我觉得互联网言论自由的问题，不仅仅是互联网本身，实际上是属于媒体言论自由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要谈论互联网言论自由，就要到媒体这个范围内。言论自由的问题在欧洲也同样存在，但是和中国的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法国还发生一件事情，政府对于某些事件的报道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媒体的言论自由和权利是直接相关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政府，他们都希望有完全的、100%的话语权。

我们谈到了互联网生存的问题，首先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现代中国进入这个门槛很高，如果你根本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就没有办法谈论这个行业生存的问题。

你进入这个行业，不管是没有进入之前还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们都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我一会谈的第二点就是在遵守法律的状况下，才能谈互联网生存的问题，刚刚我们讲了互联网要尊重法律，实际上就是国家调节的问题。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中方学者的观点，我们要建立一个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就能加强我们这个行业和国家对话的砝码，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这个行业千万不能是政府控制下的，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自主权。

在法国存在两个很大的工会组织：第一个组织是联合法国所有大型信息技术的企业；第二个工会组织，是联合了所有购买计算机技术的企业，第三个组织由软件的发行者、技术人员本身的联盟，他们创造了某些软件。我刚刚讲的三个行业组织，这一方面会给中国带来些借鉴。

另外我想谈一下，实际上中国政府觉得他们可以控制互联网，我觉得特别是在欧洲或者法国，他们的官僚主义、政府首脑是完全做不到可以控制互联网的，这就是刚刚要说的。

Bresson christophe：我觉得两点比较重要：第一点互联网不可能完全放任它自己去发展，我觉得互联网的建设始终要有一个框架、有一些法规，在一定的法律条文的规定下进行运转；第二点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必须和他们的用户之间建立联系，必须建立沟通。

在法国或者在欧洲，目前我们传统的报刊传媒就遭遇了很多生存的问题、生存的危机，欧洲都在设想怎么把传统的传媒和互联网上的传媒两者结合起来，让它们更好的生存，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在欧洲我们设想把两者结合起来。

第三点我希望一些大型的计算机的公司、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能够帮助建立一些小型的计算机公司，这样的话就可以打破垄断。

帕特里斯·费里奇：第一点，我认为互联网的公司应该要不停的发展，要不停的有互联网公司出现，这样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有些中国同事也谈到了，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如果要继续发展的话，必须要有不同的新的血液的冲入才行，不可能老是以前的那些企业。

针对今天上午所提到的，互联网企业进入互联网的制度就是你们说的许可证制度，我觉得在欧洲存在一种制度叫做宣告或者类似于报关的制度，你要通过国家说你要建立这种

制度，这是有可能的解决办法。

第三点是刚刚回应洪波先生提出的“领网”，这一点比较滑稽，中国政府想创造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网络，但是互联网是一个世界的网络。

最后一点，因为现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其实是靠年轻一代的，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年轻、更多的大学生，据我所知，中国的大学生更多的和美国交流，但是在中欧论坛的框架下，我们可不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机制，使更多的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更多的交流，来促进中欧互联网的发展。

洪波：政府把备案制度当成许可证制度一样来审。

帕特里斯·费里奇：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

梅吉阿兰：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互联网用户，互联网企业是怎么满足他们的要求？一个是需要、一个是需求，有的需要是国家禁止我们说出来的，或者不好意思说出来的，但是和我真正诉诸于口的需求，互联网针对用户提出了什么样的服务，是想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是有第三方的应用？

洪波：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满足用户需要或者需求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中国有4.04亿的网民数量，就说明这些网民需要互联网公司提供服务。

李方：满足用户现有需求的只是一般性的公司，洞察他们潜在的需求是伟大的公司。

洪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用户怎么样使用一个网站提供的服务，往往是用户的事，和网站没有关系，或者说网站没有办法去控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豆瓣网，豆瓣希望用户在那里讨论生活话题，但是实际上有大量的人讨论政治话题，结果豆瓣就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

劳奈弗朗索瓦：我始终强调一点，我们要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我们所有的活动，不管是创办者原始的希望怎么样，还是作为用户最终使用的情况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决定的权利，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

Launay francoise：我可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认为互联网在社会的整个经济还有政治发展过程当中，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它有如此重的分量，像我们在法国一样，每个法国人刚开始没有人使用手机，但是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相比的话，发现我们没有手机，每个公民都说，我们必须要有使用手机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有手机了，中国人也一样，每个公民都说我要上网，我要有上网的权利，国家必须按照公民的想法进行考虑，决定大家还是要使用互联网的，我觉得应该是公民决定国家的角色，而不是这个政府来决定公民做什么。

魏甫华：网络权利属于社会性权利的范围，把社会权利作为衡量国家发展进步的指标。我刚才对欧方提出培养更多的大学生非常赞同，现在在互联网上，最活跃的就是大学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合作框架下面成立中欧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网络计划，鼓励中欧学生在这方面进行交流。

第二个是倡导中国和欧洲的互联网企业设立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基地，可以鼓励中国的大学生去欧洲创业，也可以使欧洲的大学生到中国来创业。同时提供中国对互联网创业投资的指点。

李方：谢谢！我还是按照惯例，做一点小小的总结，希望能够不太偏离大家的意思。有时候人在行业里面太久了，会失去很多东西，开个玩笑，坐在这里的八个男人说的话不如一个女人说的话，刚才弗朗索瓦太太在大家说了很多办法以后，她直接就问，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讲话？在这里我愿意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魔兽世界在中国经历了好几个部门审批不通过的情况，当时魔兽世界在中国已经沉淀了上百万的玩家，他们就像鱼一样被晒在沙滩上、晒在海滩上。他们就联合起来制作了一部视频的片子，他们就去呼吁政府，你们要尽快的放开这款游戏，他们讲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微小，但是我们岂能因为声音微小而停止呐喊？我

们曾经和这个视频短片的主创人员有一个交流，为什么政府不敢动你？为什么你的短片能够在网上一直放？他回答我说，我们是这么一大群人，我们并不反抗政府，我们也不违抗相关的法律，我们只要求一个玩游戏人的权利，他敢吗？这个例子我讲完了以后，大家就明白，这种民间的呼吁诉求依然是有力量的。

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其实是非常艰难、而且很难找到答案，所以我能够感觉到欧洲的同事非常想帮我们，但是他们好像感到无从下手，其实从中国的同事这边，如果说能够做一点什么的话，他只是希望能够建立类似像中欧这种论坛的方式，然后以第三方平台的地位向政府去施加影响。同时，企业家群体自己应该有意识的能够凝聚起来，然后去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诉求，特别像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这样的大企业，你们不要以为把这些小网站干掉了，你们就能做大了，其实失掉了整个创业环境，你们很快也要完掉。事实上他们在呼吁这些顶级的企业家、大企业们担负起他们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感。

我的总结也就到这里，我不知道我还漏掉了什么？请补充。

劳奈弗朗索瓦：我想针对你的发言提出我的辩解，你知道法国的启蒙运动是怎么引起来的？是因为法国一个哲学家写了一部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诗学》，为什么普通大众始终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为什么不能站起来？由此引发了整个启蒙运动，我想这和刚刚我夫人讲的是一样的。

李方：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魏甫华：我非常同意改变我们的环境不如改变我们的观念。

结论：1，建立中欧互联网常设论坛，通过高峰论坛、报告这些渠道向中央政府表达诉求。

2，互联网的企业家群体应该有意识地凝聚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3，倡导中国和欧洲的互联网企业设立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基金会。

李方：感谢我的同事杨子云辛勤的工作！感谢腾讯的编辑！感谢两位非常高效、非常优秀的工作支持！还有北京大学师范学院的志愿者！我们这个小组的会议就结束了。